

年當憶

生新話

首先要說明的是：B H並非專、兼職的記者，爬格子賣文章的人物，所以這篇文章一定有人受不了，而且不太滿意，對於這些人B H只有先行謝罪了。時空編輯早在學「初便要B H報導關於「新鮮人」的「新鮮事」，不過B H天性懶散，拖了很久才交卷，當然內容是很草率的——因為拖得越久資料越不新鮮，報導起來會像在吃凡士林一樣。

廢話帶過，讓我們看看去年的十月四日、五日吧！一大早一群又一群的新鮮人東望西瞧的擁向體育館，B H看著他們自然而然的回憶起當初踏進杜鵑花城時的土相，所有的一切都是那麼新奇，那麼美妙，眼看著體育館前形形色色的社團招生攤位，真箇有如劉姥姥進大觀園，有種無所適從的感覺。今年社團招生和往年略有不同——大部份社團費用有小幅度的上升，相信新鮮人有點兒驚訝於某些社團的高昂收費吧！這些都不是真正令人興奮的，尤其是一位又一位的師長致詞，訓示，更令人覺得沉悶。最令人雀躍的該是五日的分院介紹，參觀系館，想到以後四年要和這一大堆實驗儀器混在一起，便興奮的想去觸摸它，去認識它，甚而想毛手毛腳一番。望著巍峨樸實的物理館，有股無法形容難以抑制的喜悅自心靈深處湧出來，一波又一波，像平靜的湖面受到激動產生的漣漪一般，逐漸

B.H.



擴大的連漪終於超越了湖的範圍，於是陶醉，沉溺，最後終於墜落在幻想的深淵！

六十三年度本系大一新生共計三十七位，其中有三位小姐，一位是土生土長的台北小姐，一位來自韓國，另一位則來自遙遠的美國。算起來這批新鮮人要比物三的老大哥們幸運些——他們可以「選」班花。今年新生外縣市的同學不算很少，假期中又多了些地方可以去探訪，去尋覓了。B H 第一次見到大部份的新生是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雖然多少談了些，但總覺他們很像當年的 B H。如果沒人找你當眾發表意見高談闊論一番便盡量保持沉默，也許會私底下嘖嘖喳喳一會兒，不過沒有準備好講稿大概是不想說的太多，這是大部份新生的正常現象。當年 B H 被英文老師請起來發表意見，只差一點兒便牙齒咬舌頭，實在是缺乏「即席演講」的訓練。同樣的，開班會也是唱獨角戲的機會居多，偶而起哄開開班代表，也是不傷大雅的事。他們是很可愛的一群，也是很活潑的一群——在某些方面來說是如此。

今年在學科方面最大的變異是普物課本改用 KITTLET 的書而不用往年使用的 ALONSO FINN。不少同學反應，課本太少，買不到書，只得使用臨時影印的講義代替，確實令人感到頭痛，尤其考試期間，那更是麻煩事。其次便是普通數學改用繆龍驥、趙民德兩位先生的中文本，不曉得是覺得需要確實了解某些中譯名詞呢？還是覺得中文本便能應付物理系的要求？後者實在不太可能，不過今年的新鮮人大可以不必像當年的 B H 一般，微積分課本有如天書一般，每個名詞旁邊皆滿滿的寫著注釋，那些是 B H 去辛辛苦苦翻遍了韋氏字典所查出來的，即使如此看起來仍然有些吃力。煩惱的是查出來的注釋有時和別人的有些出入，到時和同學在討論題目時，爭的不是思考的路徑，方式，而是翻譯名詞的真偽，豈不是很滑稽又很悲哀的事？還有便是二十世紀的英文課本了，從開始使用這本教科書以來每一學年都會略為增減一部份課文，結果使得新生無法從事考古工作，這一招的確不錯，有些令人乾瞪眼的感慨！剩下的各科中，國文課本用中文系自己編輯的講義；「化學原則」又換了封皮的顏色——仍舊是換瓶不換酒。今年系教官由田鳳林教官擔任，是本系的幸運，也許是物一諸位帶來的吧！田教官很隨和，有問題可以到訓導處課外指導組或教官室找他。其餘的乏善可陳，用不著拿來佔篇幅。

大學生活是很令高中生嚮往的，尚未踏進大學的門檻時便憧憬著、幻想著，有的人在高中時便計劃好將來上了大學之後要如何的生活，要如何安排讀書時間，如何安排閒暇時間，待人處事要怎樣，追求學問要怎樣的態度；有的人抱著好奇試探的心理，想要體驗一番在高中無法也不敢經歷、享用的事物；更有的人懷著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過一日算一日。於是形成了種種「新鮮事」，B H 以為這一類的事件應該留給當事人去報導，他那隻破筆寫起來一定會使得這些「新鮮事」變成枯朽無味了！所能做的只是紀錄一下新鮮人的閒暇活動。據查他們辦了三次郊遊，三次晚上的家庭式運動，並且選出了一期班刊，後者是較突出的一項，說實話這期班刊並不是十全十美的，有少缺點，但他們敢於出刊而且圖文並茂，這些已經勝過物二以上的學兄學姊們了，可惜沒有再接再厲出刊第二期，否則一定更會完善些，更令學長們愧煞。郊遊、家庭式運動，這兩項活動在大學中是沒法避免的，後者雖然明令禁止，但實在是難以剋制不去辦它，尤其是大部份高中都沒這種經驗，更不願輕易放棄舉辦的機會。至於郊遊也是不可少的活動，不過據說前兩次都只有五、六個人參加而已，也許是主事者沒聯絡好吧！第三次情況便大為改變，有

三十餘人參加，這是很值得欣慰的；在苦思不解之餘，能接觸一下大自然，享受一下大地的擁抱，對人的思考是有助益的。否則一味窮鑽牛角尖便會失掉靈活的思考力，所以BH很贊成偶而去走走山，踩踩水；在遊山玩水之際得注意安全問題，BH不願意見到代聯會的白底黑字海報中有物一新鮮人的名字。BH對運動很有興趣，尤其是家庭式的（當然在晚上），所以很想對物一的這一項活動多加報導，雖然這學期辦了三次，可惜都沒發通知或口頭邀請，BH無法到場參觀，所以沒辦法詳細報導，只知道班代表一次沒去，一次去轉了一圈，一次玩的較盡興些。這些新鮮人對新生盃各項比賽都有興趣，還拿到了排球、棒球比賽第三名，可以說是文武雙全了。新鮮人中參加社團的有十餘位，不算很多，這也是物理系的習性，不過無論參加什麼社團，只要抱定自己參加的宗旨、原則，應該是度過一個很愉快的學期。

談到班代表，這是一個大學生和學校當局間接的聯繫人，是很重要的一環，却也是一個很吃力而又不容易討好的工作，今年的新鮮人選了位小姐來幹班代表，姑且不論當初為何她會被選出來，對一個女孩子而言，要負責一個三十來人的班級的事務的確稍嫌吃力了些，何況有許多時候要串聯起班上各自獨立的思想，所以實際上她很需要同學們的協助，當需要決定一些事情時難免會顯得急躁和獨斷，這是同學須要諒解班代表的地方。而班代表和同學間的相處融洽與否？端看班代表能否獲得同學的誠心相助和理解。一個和班上同學沒法溝通思想的班代表是很不幸的，只有加重她的負擔而已。似乎有不少同學能體諒她的苦衷予以援手，否則她便不能搞得有聲有色的。

末了，BH覺得今年的新鮮人是很有希望的一群，有些同學頗有深度，有些則具領導組織才能，有些則擁有滿腔熱誠，如果能予以適當的發展，當會有所成就。無意間看到熊會長「與物一閒談」，其中介紹了些校園風光及系裏的課程，對新鮮人是很有用處的，不過BH以為小老弟們用不著爲了實踐「求真」精神，每堂上下課時都專心一意癡癡的算傳鐘是否敲了二十二下，更用不著偶而發現有誤而大驚失色，據BH連續傻傻的算了兩、三天的實驗結果，誤差等於零。又，用不著一棵棵的去數那些大王椰子，BH就不去幹這種傻事，大王椰子是當BH在杜鵑花下輪的太累時用來靠背的，相信今日的新鮮人不會像當年BH一般傻裏傻氣；有一天一位同學跑到BH面前問：「你可知道大門後海報欄圍著的那座鐘下刻了些什麼字？」BH當場楞住，爲了這句話害得BH專程跑到鐘前像個呆子似的瞪著「時間即生命」五個字發呆，想著既然刻了這些字何苦弄一叢如此茂盛的杜鵑在它前面擋視線？直到有天上課至一半時因與周公的交往才恍然大悟，一聲狂笑，嚇得教授要求BH先去森林館東邊那一幢建築物去排排隊再回來上課。上的字所以用花擋起來是準備讓有人問起來時有像BH這樣的傻人去撥開花叢尋覓它們，如果沒這些花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和這樣的傻子了。還有，BH並不認為大學教育只是在教人追求學問而已，更直接的是待人處事的態度，已經不是以前由師長們一再，再而三的告訴你怎樣做人。切不可因爲沉醉於鑽研學問中而導致於和現實生活脫了節。BH並不欣賞鄉愿，但如果能把握自己的中心原則，即令在某些方面做適度的妥協未嘗不可。在此BH向物一的新鮮人告罪關於本文的完成並未全考慮到你們每個人的意見，實在是能力有限，無法表達得十分妥善完備，BH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了。最後祝各位新鮮人能在奇妙的物理世界裏度過很奇妙的四年。